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九四・史部・地理類

〔乾隆〕歷城縣志五十卷首一卷

〔清〕胡德琳修 李文藻等纂

.....

—

山東省會為濟南府附郭首縣曰歷城蓋國之兗州譚國地也自齊晉戰歷下而歷始名自漢置青州部而歷城始縣自唐宋以來至於明置道置路置省而歷城始隸濟南自前明劉氏葉氏而歷城始有志然必如前歷城令今為東昌守臨桂胡君而歷城之志始得胡君閔通淹雅吏治有幹材自濟陽換縣得歷城一切治辦蒞官半載即任周禮外史之掌取舊志而廣續之置官局聘名士搜遺書辨地域訂訛補缺可謂勤矣然猶不敢自以

歷城縣志

崔序

為是也會遷牧濟寧時亦有脩志之役遂以其業就正於沈廉使枬園先生參之以稽驗之以決必求合於穀梁傳著傳疑康成知古知今之指而後廼命之剞劂氏抑又何其慎耶辛卯冬寓書於淮請予一言弁諸首予念古之為政者必訪於遺訓咨於故實居今而求遺訓故實將舍志其焉由昔者中叔時謂教之故志使知興廢假令為邑長於斯不知邑之有志可以鑑古而證今也竟聽其壞而不修抑或徒事張皇浮穢累牘煩屢連篇

山川不考其險易形勢不考其阨塞風俗不考其淳漓古蹟不考其顯晦人文不考其興衰戶口不考其登耗傳之異日踵訛襲謬既妄且支無所取信固不待納米索金始稱職史也夫以涑水繁陽之才之學而盡一生之精力而成一書抵牾或不取自保首尾或不能相要又況不逮二公萬萬者乎而胡君之志則正無慮此部分類居各以義從臧否是非犁然有當既具三長足備一鑑則由縣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行省由行省而達之

歷城縣志

崔序

京師以上之

國史館其土訓誦訓之所道洵足供採掇而無疑也君子謂是書也可以志矣乾隆三十有六年歲紀辛卯長至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漕運提督海防軍務兼理糧餉今陞刑部尚書楚鄂崔應階題

地之有志由來舊矣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此縣志之祖也歷城為山左首邑隸禹貢兗州之域史記晉世家晉齊與戰歷下即歷城名地之始縣舊有志成於明崇正間百餘年未曾無踵修之人丙戌夏粵西胡君書鼎來令是邑慨然有修葺之志屬葉未就即遷濟寧刺史旋擢守東昌延前廉使沈樹園先生總司其事三閱歲而書成時余奉命督河河東駐節任城胡君於公事之暇輒言及訂誤補缺校勘之難及余調任南河胡

歷城縣志

吳序

君郵寄全帙且句一言以弁其首余惟縣之有志所以志一縣之風土掌故封域則表其沿革山川則志其疆界以至城池亭館學校兵防莫不一一綜核而詳考之他若鄉大夫鄉先生之行誼卓然在人耳目及匹夫匹婦之感慨激烈從容就義亦皆叙其顛末詳著於篇後之人流覽簡牘咸聞風而起慨焉思慕有所觀感而振興所關詎淺鮮哉方今聖天子興學致治遠紹旁搜勅儒臣纂修一統志檄取直省之府州縣志

以備參考有長民之責者不尤當速為編輯燦然成書庶可稍資訪擇歟胡君以名進士官歷城三載有餘一切土俗人情瞭如指掌用以筆之簡冊而傳之與稟信而有徵余竊幸其治之有成而克見其書之卒業也是為序

乾隆三十有六年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前河東河道總督錢唐吳嗣爵序

歷城縣志

吳序

歷城為山東附省首邑地方百里戶七萬田萬頃名山十三泉七十二簪纓相望工賈畢集四方之人樂其俗而安其居者比比是焉誠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歷之為縣始於漢即隸濟南郡元魏時列為首縣至於今不改縣故有志書為前明邑舉人葉永宗手輯撫摺於兵燹之餘雖復苦志搜羅精心抉擇而戶籍蕭條四郊多警銜簡遺黎亦第存其大畧耳烏足以言詳脩哉我

國家承平百餘年米厚澤深仁休養生息海隅

歷城縣志

姚序

日出國不光被矧歷城距京師九百里當古侯服地又恭逢

聖祖仁皇帝暨

今上皇帝數次巡幸恩覃化洽鼓舞振興迄今人士雍都民俗勤厚登顴華泛明湖高瞻遐矚耕桑宣第之風悠然遇之未嘗不咏歎流連而欲為茲邑一傳其感也今東昌守胡君粵西進士向宰是邑學古入官政無不舉親民之暇慨然於舊志之陋畧設局延請耆英名彥商榷增訂閱三年而書成考據精嚴詞旨

雋潔信足奉揚

聖教決洽民視矣辛卯冬乃郵致是書請序於余

余雖不文頻邀

恩命曾任濟南知府又任是省臬司因熟悉其山川風土田廬戶口之繁庶而樂為茲邑之民

道其盛且相勉於無窮也于是乎書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既望

賜官廕生兵部尚書無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仁和姚立德序

歷城縣志

姚序

昔史公為河渠書於河流自南而東復為引使北流之故必為申析其所以然使覽者得見古人疏鑿之大旨其論治渠則自滎陽下及楚吳齊蜀諸邦行船溉浸之利形勢俱列目前封禪書叙秦時諸山川神祠自穀以東為祠幾華以西為祠幾而雍與西若湖下邳澧瀉杜亳後若干祠合天下諸山川神祠一如經緯之在機黑白之分布於碁局至今如可想見其度而竊怪令人叙數十百里以內之山川即樊然四出而靡所統紀何其才

鹿城縣志

徐序

力不逮古人若是之相遠歟余每覽郡邑志書臚陳山水大抵如市井貨錢之記注一切雜而不貫近代唯李世熊為寧化志知以為疲於邑中山水皆躬自涉歷得其起伏往來之勢而比而合之以為文其視他志之支分而錯出者則有間矣至若指陳形勢令讀者如身遊而日擊之則亦未敢輕許也東昌太守胡君德琳前令鹿城為其縣志以為縣志山無有不原於太山者其水無有不委諸清河者君既得其原委大勢而叙次一準水經

其文最有法度余謂即此一編已足為近代志書之冠其他金石考詳審精核可與歐趙諸家所錄並傳藝文考畧述篇目大指而不列其文文之有闕國故者則散見於地輿建置山川古蹟諸篇尤為不詭於歷代史家之法其於戶口田賦兼列往代之額與一切吏牘之文則陸清獻為靈壽志書遺意皆為不苟然者書凡三易寒暑始成其勤若此然猶自恨簿書少暇未能專力覃思汰其繁瑣而歸諸潔若猶冀余為之刊削者然余獨賞

鹿城縣志

徐序

其叙列山水條理井然一洗近代志書之陋而其綱羅之博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輒為序其纂述之大意于簡端以曉觀者至於刊削之功則姑以待諸後世司馬遷班固之徒為之其可乎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九日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提督銜節制全省軍務襄平徐績序

卷之四 風土 風俗 藝文 職官 選舉 學校 風俗 藝文 職官 選舉 學校

壬辰夏東昌太守胡君書巢以前所編歷城縣志剴剴成遣使問序於予予為披覽終卷不禁嘆曰美哉是志脩矣洋洋乎表東海者乎考志自前明崇正庚辰邑人葉承宗修輯宋令祖法為之開雕厥後雖數經踵修而無所附麗間有脫誤亦未是正胡君由濟陽令以幹才調是邑甫下車即與二三同志斟酌損益惟精惟博上下數百年殘缺未脩者皆釐然具著於冊可不謂難歟而予以為修歷城志之難則尤甚蓋濟南為山左省會歷城

歷城縣志 何序

又其首邑也其地為官師淵府為疆索弁冕為政令嚆矢郵傳使令輪蹄如織而且佐之以聽訟重之以催科在他人為之惟兢兢救過之不暇何能以其餘力搜羅散佚漁藝獵稗尋山川之源委挾金石之闕遺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同經生家之窮年累月成一邑之完書有如是志者哉余由是知太守為治之裕而才之敏為不易得也抑余聞葉志初脫稿時蔡忠襄公序之謂歷山瀝水生由重新深為歷幸又嘆宋令克謀厥始邱

司李相協厥中為大錫邑而宋令之序葉志也則寄慨於山川風土兵農錢穀忠孝節烈為之惓惓不已孰知百數十年後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殘者已復誅者已蕪幽者已顯滿者已淳而復得賢令如胡君者擅大雅之才垂不朽之業視葉氏舊志何啻十倍過之豈不可貴矣乎間嘗宦遊所及愛其山水甲於齊魯為之停驂徘徊慨然想慕漢劉祖榮之治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父老猶稱頌不衰太守乃能遠繼循吏善協其職且

歷城縣志 何序

於遷擢之後復竭三載之苦心以竟厥事不因循以自安不苟且以卒業是誠獨為其難者矣書成計卷五十分門一十有四曰紀曰考曰表曰錄曰傳徵文考歷脩具史法在安邱東阿諸志之上後之讀是書而不興望洋之嘆者吾不信也遂樂書數語而歸之乾隆三十七年六月上泚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屯田山陰何

今之志乘古之外史也王者欲周知四方之得失因設外史掌之俾有所記故其職與小史掌邦國之志者等迨東漢有郡邑之志而外史不聞然其志山川土田與夫民風吏治則猶外史之遺而獻之王朝足以脩採擇而議興除以昭同文同軌之治甚鉅典也然則榛志華者非具有作史三長無以大公至正為心孰可以與於斯曩余司臬山左胡君書策方以歷城令擢濟寧州守當其令歷城嘗從事於重修縣志迨遷濟寧是業未終竟公

歷城縣志

王序

退餘猶延訪名宿商榷而裨益焉嗚呼可謂專且勤矣歷為齊魯間一太都會南直泰山東望滄海居山左一百六州縣之首沃壤繡錯名賢林立誠不可無善志括其大全舊劉氏葉氏嘗各有志葉氏較善於劉然其書成於崇正庚辰時當景物湮蝕文獻凋殘又迫期於百三十日有奇求其旁搜遠紹考訂無缺失蓋亦難已況經百餘年風移俗轉而猶可執之為定籍耶我

國家土宇版章東漸西暨幅員之廣亘古未有

山左去京不千里得太和景氣尤先以故百餘年來人才輩出風俗臻臻上理山川靈淑之氣宣著藝越不培而若增高不涸而若益清更逢

聖祖仁皇帝

今上皇帝前後巡幸水榭山亭咸邀

睿藻一草一木皆欣欣然令人改觀今日之歷

城大殊異乎昔日之歷城也司馬氏擬漢於

百王之後班氏猶議其非體徒規規於前代

掌故而

歷城縣志

王序

本朝如是盛業未勒成書又烏足耀遠耶胡君

遭際

咸明復自具良史才爰克以鉅典自任丁亥春

開局始事三易寒暑兩經陞轉其書方藉手

告成凡屬風土之記金石之文以及子史別

集搜抉無不徧

四朝聖製宸翰恭錄以冠一書之元次及地域

建置山水脉絡原委皆親履其地綜覽而條

析之經制號令一遵在官典籍功業文章忠

孝節義斷肩而繼起者上必本於

國史下必協於鄉評正前所有之說十二三補
 闕十四五揆古準今燦然具列洞若觀火習
 若數珍其體大其思精其考事詳以覈而其
 裁例簡以嚴非惟遠勝前志即以婉古外史
 氏所掌亦何多讓焉今胡君陞任東昌余已
 移浙藩胡君以成書遠郵請序余反復披玩
 愧無以益胡君也雖然竊願有進矣志乘之
 設本藉以知得失議興除也今其間得失之
 故已皆可徵信於天下而徒泛泛焉供遊覽
 之流連佐羔雁之贐摯則無為貴志矣語云
 歷城縣志
 王序
 三

作也胡君勉旃歷之後令尹士庶勉旃
 乾隆三十有七年歲次壬辰夏六月初志
 誥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前山
 東按察使司按察使臨汾王亶望序

地之有志所關綦重而可傳者鮮或高語簡古而於前人記載實多所遺則失之陋或侈言閎博而於述作體裁罔知所求則失之蕪斯二者均不可語於傳達也歷城舊固有志論者以為佳史然百年以來缺而莫補且板亦漸就漫漶矣今東昌太守胡君書巢向宰是邑用經術飾吏治求逾年庶政具舉即慨然於舊志之不脩久且失墜爰設局延致紳士互相釐訂閱三年而書成余披閱之下嗟異者久之其叙列山川原委井然則道元之

歷城縣志

序

注水經也綜核往蹟千載如見則次道之志長安也甄述前賢不遺不濫則道山中州之集西亭人物之志也至於討論經籍必考其篇卷詳其指要一準貴與之法記錄金石多述其形模臚其文字猶存景伯之遺蓋其於古人之書考之殆遍而於古書之體無所不學乃元明以來地志中僅見之書也信足以脩外史之掌故而垂於不刊矣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朔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

政蕪湖韋謙恒序

歷城縣志

序

史之有志尚已其以地著者唐宋以來多擬
匯之書至於分郡為志郡又分邑則其事愈
繁商榷亦宜益精誠名物所憑依而史乘之
根苑也嘗論作志之體貴於詳而難於核不
以簡古為高自好文之士揚選抑固力矯填
累於是其有強故實以就我剪裁文雖工而志
體荒矣其或官董其事則又不遇偶動於好
名之一念急求其成而不顧其安以為苟非
功令之所程課最之所係皆可以苟且從事
而二三賓客因得以私意竄定其間此所以

歷城縣志

李序

易成而難工也東昌守桂林胡先生雅意嗜
古自宰歷城時閔邑乘殘闕發憤蒐輯延益
都李君藍睨濟南周君靜菴暨諸同志據明
季葉氏舊本成之二君皆淹博有文又樂操
其土風故其結撰壹以詳贍為主而先生亦
深於著述甘苦之數不為去留易念俾得從
容以盡其才蓋五年而後成書視原本不啻
倍之書成而先生已擢郡守李已令粵東周
亦成進士矣先生以書索序於予予受而讀
之詳而不失之蕪核而不失之鑿聲焉炳焉

洵可與宋次道之志長安河南范至能之志
吳郡與山左名志如東阿安邱二書後先輝
映者也予嘗借明人所為朝邑志手抄之閱
其文洵簡淨有法顧竊疑其於遜國臣程濟
拜碑事獨詳殆未免於文人好奇之病以此
推之他可徵信而反漏者政多也若斯志者
庶知免矣先是學署在青州今則濟南使者
於歷城居停也可竊附於寓公之義故輒引
仲鄒懷以塞先生誦誨之意云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長至月下浣之吉

歷城縣志

李序

提督山東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吾邱李中
簡撰

歲辛卯仲秋余以郎部提刑山左凡僚屬之公事來謁者各以郡邑之志乘為勢而歷城附在省會邑乘殘闕竊怪文獻之邦嶽靈海氣之所鍾無以脩掌故察土風亦牧民者之恥也迨後東昌守胡君書巢入謁則脩述其令歷城時憫舊志之漫漶網羅放失葺有成書余心竊喜之謂胡君以著作之才操筆削之任當必有異乎世之草率從事者越一月乃裝成全帙請序於余余嘗考歷城本古譚子國歷下之名則起于史記所謂齊晉戰於

歷城縣志

國序

一

歷下者是也縣設於漢景帝之二年而其倚郭則始於永嘉以後迄今千百年地未改名未易也幅員廣袤四百餘里山川靈閼之蹟人物鍾毓之奇以及物產民風兵屯錢穀此亦考古者得失之休矣胡君書巢於案牘之餘暇取前明劉民部亮采著孝廉承宗舊志訂訛補缺凡三易寒暑乃竟其事歷山濼水而目不於是重新耶余惟志之作也其源昉於周禮土訓誦訓之職唐宋以來不具論有明康海之志武功崔銑之志安陽其最著者

山左則推安邱東阿外此傳者絕少作志固如斯之難矣今閱歷城一志分類極古考核極精叙次有體繁簡得當後之徵文考獻者將於是乎析中焉不徒與安邱東阿較勝藝林也是志甫脫稿胡君遷濟寧州牧復脩州志今守東昌則又纂修郡志賢者之急所先務而不類於俗吏之所為者如此二書雖未成然信其與歷城志並傳無疑也夫士人行作吏此事遂廢豈其性之不親簿書以勞其神刑名以紛其志故也誠如胡君則政事

歷城縣志

國序

二

文章一以貫之矣山左志乘頗多殘缺好古之君子有志修明盍以胡君之歷城志為法歟時

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春王月

誥授通奉大夫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長白國泰序

序

歷城志昉於前明邑人劉氏君授崇正末葉氏棄繩成之考據博洽詞理腴雋百餘年集山左邑志安邱東阿而外即共推是書矣然山川古蹟職官人物脫誤時見

國朝康熙間李氏恕亭雖嘗踵修而莫能是正丙戌夏余自濟陽調任丁亥春杪即開志凡歷代掌故風土之記寰宇之志及直省通志名人總集下逮稗官小記無不搜羅金石之文消泐殘闕無不抉剔山川之脉絡溝渠之分并

歷城縣志

皆親至其地綜覽而條析之雖不敢謂毫髮無遺憾而訂誤者十之三補缺者十之五蓋益都進士李蔭皖邑孝廉周靜函之功居多若足覆萬山窮原竟委目營手畫則東原陳子子顯之勞不可泯也志甫脫藁余已遷濟寧延前廬使沈菽林先生偕前淄川令盛君泰川修濟寧志是編藉以商榷裨益亦不少焉然非劉氏葉氏草創於前則文獻無徵安知不用力尤難也開雕將竣

蒙

〔乾隆〕歷城縣志 序

恩擇守東昌凡三易寒暑簿書之餘時必校

勘兢兢焉惟恐不竟厥事嗣此有志續修者

當亦鑒余之苦心也夫時

乾隆三十六年正月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東昌府知府前歷城

縣知縣桂林胡德琳撰并書



歷城縣志

序

二

歷城縣志凡例

自古勝地名區文人學士游踪不乏而帝王之舊翰則不易得歷下山水固甲於北省自我

聖祖仁皇帝及

今上皇帝數次巡省水榭山亭咸邀

芳藻今俱恭錄卷首以別於歷代臣工之作而列聖宸翰之在境內者亦備載焉

周官曰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戴記曰皆如其國之故一縣之地不過方數百里而上下數千年其為故也多矣明關中諸志率以簡勝然王漁

歷城縣志

凡例

洋於朝邑志有毋乃太簡之嘆鄭簡菴新城舊事自序曰異時重編之應有一百三十五卷之時激洋亟取其言今雖搜羅未備然亦竊比此意

領亭林在永平或屬為府志亭林謝之曰郭造卿在咸將軍幕府搜羅天下書志畧備蓋十年而成燕史而今無其時故也近來郡縣皆有志覆視之則多亭林所謂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可傳與否者耳今雖學謝前人然力所可及必不敢為率畧以犯前人之讖衛正叔作禮記集說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朱竹垞輯目下舊聞做之故所鈔羣

皆分注於下今亦竊取此義或畧加標括者則曰見或曰據其未見原書而抄自他書者亦曰見至後來入物為前人之書所未及者則書採訪諸君之名氏既與古人之書相配且以見取舍之出於公論也

引書之例第一條注某書連引二三條則曰同上多至四條以下則曰以上俱某書

總紀無取繁冗而災祥賑恤既不見於別門則不妨纖悉其月日或詳或畧一仍所抄之書非能寓褒貶也

既見於各門而大事仍不得不書於總紀者如封建之類是也然不過間見且詳畧亦迥殊

歷城縣志

凡例

二

縣志多載星變然古惟九州分野後人配以郡縣法似密而實疎今備載其說於星野考而星變則一切不載地理之學至為糾紛即以歷城言之唐元和以前之域小於今城他如齊平陵非漢之東平陵漢東平陵又非唐改全節之平陵漢有營平隋有營城華山以東小清河故道乃古濟水故道此皆詳考而後析之者齊來以後諸書多混而莫辨矣

地理最易訛而其說必有故玉海云譚城在歷城縣東南十五里齊乘云臺城在濟南城東北十三里與水經注通典皆不合詳考之則以誤述襲守記之文而不知

其不蒙歷城縣而言也今皆詳辨於各條下

鄭夾漈云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焉貢所以為不易之書也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凡各史所載某州縣有某山水其相因者皆複舉之今用其例既可以見其時境內之所屬而南北僑置縣邑亦可畧存梗概如魏書云臨邑有鵠山則知當日歷城之北境以為臨邑矣所謂辭有繁而不可殺者此類是也

橋關津渡志書每自為一日列建置今以水利所關俱詳於山水考中不復別見

志書多取賦詩雜文為藝文志既乖古法復令覽者病

歷城縣志

凡例

三

其繁蕪今倣陸氏山東通志分隸各門則山川古蹟不待別檢可以具得其沿革廢興之詳及前人游覽題詠之踪而不徒為流連光景之助也已

海內歷山有九曾南堂折諸經傳謂在歷城者為是理或然也舜泉舜井皆因此而名今俱仍之而舜之事則不復詳述焉

詩文如唐之李杜宋之曾蘇元之元趙明之邊李

國朝之王田因足為山川生色其或名不甚顯而著作堪傳又或縣人偶留一詩一文於藉志即不甚佳亦存之然舜山檻泉鵠華明湖詩文之多允棟汗牛今所取者

究不能什之四三也

文獻通考經籍一門本晁陳兩家之法而更廣之漢隋二志以後集大成之書也朱竹垞經義考辨證尤為精博使後人即未見原書亦可粗知崖畧今於縣人藝文亦倣此例分為四部以為書無多故四部中不復區而別之云

府志載張養浩諸子書引谷南高文章正宗二書考縣舊志養浩著雲莊類稿諸書子引者其子名引也府志蓋倒一字而誤以為書名文章正宗板谷南高公刻乃巡按高谷南也谷非姓府志蓋誤以為谷繼宗矣

歷城縣志

凡例

四

凡類此者今俱不載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碑張稚圭按圖經定為鍾太傅書雖存齋新安志詳載碑碣蓋古法也今摩搨雖未能偏而抉剔頗極幽遐如琨瑞山禹登山南靈臺山佛慈山和山魏唐宋元諸石刻尤掌故之大者非僅借以存昔人之蹟也

古人志金石多詳尺寸以存其形模今於元以前者詳之而後姑缺焉其分數則一以

國朝工部營造尺為式

明史葉云表者所以通紀傳之窮也故間有與紀傳復

者而其體不可廢今詳考歷代之制以為各表蓋一縣之人凡搜剔所及即事實無微而姓名無不見於表者矣然亦不敢謂無遺也

亭林云世之人能讀全史者少矣故各史有傳者皆錄其全文此例實創於于文定公東阿志蓋一縣之人見於史傳者固無多也其別書所載有出於史傳外者併叙入或本傳太長間為刪節或用節本如呂元直辛稼軒則用柯氏宋史新編是也

近代志傳不稱名而稱公此實誌狀之辭非史體也非惟文不淳古且使讀者數行後不知稱謂何人矣雖存

歷城縣志

凡例

五

齊志其郡一例稱名獨於父汝楷始稱公明武林徐氏象賢作兩浙名賢錄嘗力辨稱公稱君之非體茲俱書名以從史例

登第書某號某年隋書以下各史皆然惟金史間有書千支者不足法也列朝詩集明詩綜亦稱千支非史傳也近志乘概稱千支且多不署年號俾觀者不知為何時人不敢效尤

史傳前列祖父後列子孫其善有二一可附見家世一事可事少者省別為傳今傳俱用其例而自他縣遷來者無詳其始遷之名蓋水源本本借存各家譜系其同姓

者尤可以別焉

本非此地人物而舊志誤入者多由以齊為濟以扶風平陵為東平陵已附辨於各門中惟李昭圻宋史記濟北為濟南而東都事畧本傳作濟北人文獻通考亦作鉅野人舊志因宋史而誤今竟去之

張起巖張養浩上世皆家章邱而起巖之先自五季已遷於禹城繼又自禹城徙濟南故王圻續文獻通考載起巖父張範集五作歷城人而養浩則自其祖已家於歷城故今皆以入人物而詳叙其世系初非妄為援引也

歷城縣志

凡例

六

王敷纂續安邱縣志例曰官評去後而定鄉評沒後而定其秩官現任及士大夫宦游家食者雖賢姑俟異日恐涉諛也近志多為生者立傳於義法為舛矣茲俱以敷纂之言為準

竹垞作日下舊聞九月而竣無其平日之採輯不知幾歷歲時矣且曰中間滲漏隨覽悔今於前人載籍多所未見如元和志九域志之類僅從他書所引畧載數條補其遺缺正其錯訛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舊志諸國邑人周繩所寫為明季名筆而歲久浸滅茲復為陳君子顯別為摹繪第最絕疑皆所親至庶幾為